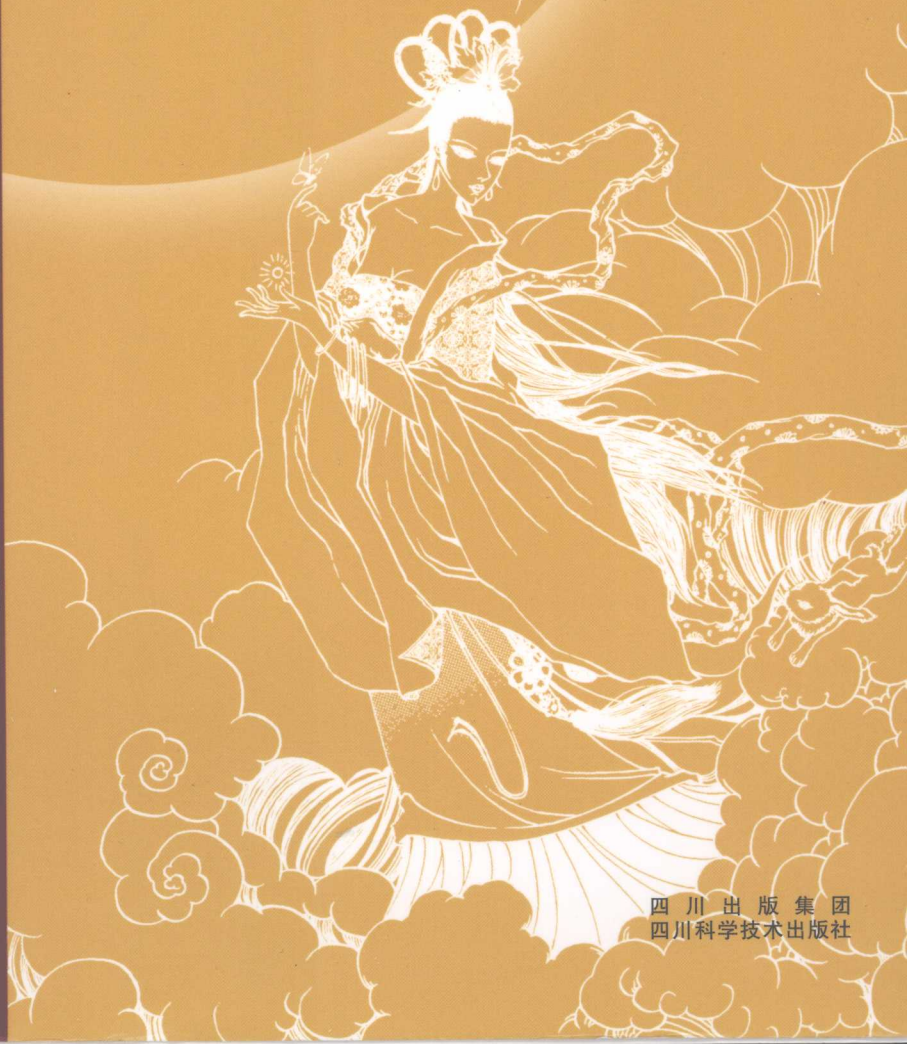


龙图书系

2005~2006 中国

奇幻小说选

主编：姚海军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斩鞍
江南
楚惜刀
凤凰
冥灵
文舟
弹杯一笑
沈樱
香蝶



2005~2006

中国 奇幻小说选

主编：姚海军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2006中国奇幻小说选/姚海军 主编.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64-6173-4

I. 2… II. 姚…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16640号

2005~2006中国奇幻小说选

主 编 姚海军
著 者 弹杯一笑 等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勇晓峰
版面设计 勇晓峰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编: 610031
成品尺寸 160mm × 228mm
印张24.75 字数390千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3月成都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成都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ISBN 978-7-5364-6173-4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

冰与火中的坚持

中文奇幻的兴起，不过是近十年的事。但是，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中文奇幻不仅拥有了庞大的读者群，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创作生态（作者们找寻到了将奇幻小说与传统文化基因契合的不同方式）。有如自然之奇妙，这个生机勃勃的生态中不断孕育出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给予2005和2006两年以特别关注。因为正是这两年，奇幻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冰与火之歌”——头年刚刚被众多媒体定格为“奇幻之年”，转年就迎来了一场“冰霜”。

从市场的角度看，这场冰霜实属必然。在“奇幻之年”，奇幻出版却尽显步出理性边界的乱象，跟风之作、粗制滥造之作盛行，除却“冰霜”，也实在没有什么其他可促整个市场进行理性盘整的力量。因此在编者看来，“冰”此时比“火”更加意义非凡。

也因此，出版这部双年选有了特别的意义。它体现出有责任的出版者的坚持。这种坚持超越了“冰”与“火”的界线，是奇幻文学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年奇幻作品数量颇丰，限于精力，本选集只能依托于《飞·奇幻世界》、《今古传奇·奇幻版》、《恐龙·九州幻想》三本主流奇幻杂志，而且即便如此，还是有诸多优秀之作因篇幅所限未能入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的遗憾。

编者期望，本选集能够帮助读者朋友洞悉中文奇幻文学两年的变幻风云、作者们对品质的坚持，以及这一类型文学未来的无限希望。

2007. 1. 20



目录

弹杯一笑	阿 悔	1
香蝶	灰姑娘	12
楚惜刀	魅生·别离	44
冥灵	万世红莲	56
小手	左手城	104
凤凰	幸存者	116
沈瓊瓊	屠龙手	155
小狼	我是一只猫精	172



高山流水 食兽记 203

文舟 沉默的巨神 211

绝塞明月 红楼魇 234

颜歌 桃乐镇的春天 253

斩鞍 旅人·柏舟 268

江南 一头喷火大怪龙的一天..... 322

卫城祠 金城之恋 328

乌雷诺斯 蝴蝶法师 346

阿 悔

◎弹杯一笑

一个男人誓愿为他的爱人说一百个温馨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杯中妖影》这个非常另类的都市奇幻短篇系列。其作者弹杯一笑是奇幻天地里一员年轻的老兵，笔风洒落，文字清新淡雅，陆续在《飞·奇幻世界》、《今古传奇·言情版》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初读《杯中妖影·阿悔》，如坐在深秋午后的阳光中品杯热茶，短短淡淡，从从容容，清清浅浅，不着一丝杂质。一只随手用纸剪出的女孩，她的历险也果然像一张轻盈的纸被风从桌上带走，用好奇的眼去掠过大千世界。末了会心一笑，便换了副心情。

当时便觉得，作者应该是有些人生积淀的，果然在笔会上见着，一位斯文书生，薄薄的眼镜后面是镇定的双眸，说话时甚有自信又绝不张扬，偶尔会有些离群独思的行迹。果然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此后陆续看到爱上主人的宠物猪、因为积善而变成人的石翁、只求有迹的青鸦……人间脉脉温情，淡淡惆怅，都在小人物小悲欢中不动声色地流露，为我们构造了这样一个宛如午后阳光的幻想世界。

（天平）



白云观在花径湖的上面，观内只有一个张道士，整日里赤着双脚在山林中采药。

白云观门前有一眼泉水，名字叫做白云泉。据说，这白云泉下有个龙穴，一直通到十里外三宝树的黄龙禅寺，只是谁也未曾见过。

张道士采来药从不卖，也不施舍给他人，他把它们都抛入白云泉，任由这些植物在水底腐烂。

山中少年刘越，原住在山南紫竹坪，五年前迁到白云观旁，他见不得好好的一眼泉水被堵塞污染，每天张道士扔进草药，他半夜就去捞出来，堆在自家门前一株大桃树下。

年深日久，刘越捞出来的草药混着桃树的落瓣，渐渐堆成一丘。

后来，这药丘上又搬来一只老狐。

老狐每逢圆月，盘坐在丘顶呼吸吐纳，嘘出的气息纠集在桃树巅，就像挂着一朵白云。

这老狐还是一只雅狐，常与刘越下棋，只是棋风甚差，快输棋时经常用自己的尾巴悄悄把棋局拂乱，以至于最后，它寻刘越下棋，刘越一定要绑住了它的尾巴才肯同它下。

张道人不喜欢下棋，也不喜欢看。

除了采药，他剩下的爱好就是剪纸。每天午后，他坐在道观门口用画符的黄表纸剪出各种物件，有些是动物，有些是山石树木，还有些是少女。

动物剪出来了，张道人就把它放归山林；山石树木，就布置在道观左右。

有一次他曾剪了一轮明月，挂在道观檐角。

于是那些天里，天上总有两个月亮，害得老狐夜夜坐在丘顶吐纳，嘘出的云气都遮住了山峰。

张道士最擅长剪的还是少女，各种各样姿态的少女。

每剪好一个少女，他都小心翼翼地藏入袖中，从不肯给他人观看。

这天，张道人又坐在观前剪少女，温暖的春风里，只见一个绮丽少女的模样在他剪下逐渐成形……

然而就当剪至最后一剪时，旁边下棋的刘越和老狐忽然为了一步棋大声争吵，张道人心神受到影响，这一剪乱了精气神，和他构思中的便不一样了。

张道人气恼地抬头瞪了眼还在吵闹的刘越和老狐，把手中剪好的纸人一扔，拂

袖回观。

这纸人儿慢悠悠地飘落地面，甫一沾地竟然立了起来。

它好奇地东张西望，在观前泥地上走来走去，又跑到泉边临水照影、搔首弄姿。如此一番后，它又发现了正在吵闹的刘越和老狐。

老狐和刘越争棋，没有争赢心中懊恼，偷眼瞧见这纸人儿走近，陡然伸爪一把将它抓住，举到眼前恶狠狠盯着它。纸人儿顿时吓得吱叫挣扎，却挣不脱老狐的爪子。惶急中，它扭头望向刘越，露出哀求的神情。

刘越见这小纸人儿有趣，心中喜爱，急忙制止老狐继续吓它。他和老狐讨价还价，最终以让老狐悔一棋为条件，换下了纸人儿。

刘越把纸人儿放在自己肩膀上，一边继续和老狐下棋，一边问它叫什么？

“我还没有名姓。”惊魂未定的纸人儿怯怯回答。

“万物皆有称呼，你也应该有个名字。”刘越敲着棋子，微皱眉头。

“那你为我想一个名字吧。”

“这样啊，你是我让这笨狐狸悔一棋所救。”刘越笑指着老狐，不理它向自己翻着白眼，说道，“就叫‘阿悔’如何？”



傅秋是个落拓的人。

这世上人分两种，一种一落拓就猥琐，一种一落拓就沧桑，而傅秋恰恰属于后者。

所以傅秋很沧桑。

他沧桑地坐在这个异乡小城的小酒馆里，沧桑地喝着闷酒。小酒馆外人来人往，小酒馆内却冷冷清清，年轻的酒馆小老板也躲到后面和老婆调情去了，似乎一点都不担心傅秋吃完了嘴巴一抹溜掉。

就在傅秋百无聊赖的时候，小酒馆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不，是一位妙龄少女和一条狗。

傅秋眼睛一亮，任何正常的男人看见这么漂亮的女孩眼睛都会一亮，他当然也不例外。傅秋看着女孩坐到自己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而那条像狐狸一样的狗则坐到女孩对面。

“老板，来两碗面，一碗素的一碗加鸡丝的。”女孩扯起喉咙朝着酒馆后堂大喊，正沉浸在对美女欣赏中的傅秋顿时吓了一跳，乖乖，这靠近大山的女子就是粗犷，他心想。

“来了。”从后堂传出一阵凌乱的穿衣声，走出来的却是潮红着脸的老板娘，她低

着头匆匆走进厨房，一会儿工夫就端出热乎乎的两碗面。

“阿梅，这次下山又是来干什么？”老板娘放下面，她把素面放到女孩面前，鸡丝面放到那条狗面前。

“来买粮食，顺便给张道人打酒。对了，你待会儿给我灌十斤好酒。”

原来这女孩叫阿梅，好奇怪的名字。傅秋转过头继续喝自己的酒，不再看女孩。他已经三十岁了，早过了冲动的年纪，对美少女只有欣赏，没有遐想。

“你说，这酒有那么好喝吗？”可是他不看人家，人家却找上他说话了。

“不好喝。”傅秋老实地回答，“但它却能够让人忘怀。”

然而话一出口，傅秋就发觉女孩并不是在问他，而是问对面那条狗。

那狗一面利索地吸着面条，一面居然还点了点头。

真是一条聪明狗，傅秋眼睛都瞪直了。

“忘怀什么？”女孩扭过头看着傅秋，这次却是真的在问他。

“忘怀伤心的事情，难过的事情，无法再挽回的事情，还有……”傅秋顿了顿，继续说道，“还有开心的事情。”

“伤心难过的事情把它们忘掉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开心的事情也要忘掉呢？”女孩疑惑地眨着大眼睛。

“因为开心已经过去了。”傅秋笑了起来。

人走茶凉的寂寥不是一个女孩可以理解的，傅秋知道。女孩没有再问，傅秋也没有再说什么，他继续喝着自己的闷酒，小酒馆里一时间只有那条狗吸面条的声音。

“我也想喝一杯。”过了一会儿，女孩忽然又说道。傅秋看见她居然又是在问那条狗。那条狗又点了点头。

这次女孩没有再高声呼喊了，她自己走进厨房拿出一个酒杯，然后坐到傅秋对面。“你请我喝一杯好不好？”她问傅秋。

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傅秋有一次问阿梅：“当年你为什么突然想喝那一杯酒？”

“因为……”正在看电视的阿梅偏过头，想了想回答，“因为那时我瞧出来你很不开心，而刘越告诉我，安慰一个不开心人的最好方法，就是陪他喝一杯。”

当一个女孩子打算陪你喝一杯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照顾她的准备。

这是傅秋深有感触的经验之谈。

阿梅和傅秋对酌，开始倒还斯文，但几杯下肚之后就原形毕露。她一杯杯地和傅秋干，嘴里不断发出豪迈之言，什么“五花马、千金裘”，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什么“相逢斗酒须醉倒”，弄得自己像个江湖侠女似的。

傅秋也被她唬住了，心中真的以为她是个深藏不露的酒林高手，等到他发觉不对劲时，阿梅已经颓然醉倒。

“这可如何是好？”傅秋看着趴在桌子上人事不省的阿梅，一下慌了神。他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把一个小女孩灌醉了，这要是让人知道，指不定说他什么呢。

傅秋急得团团转，一抬头和那条狗对上了眼，傅秋看见它正恶狠狠盯着自己。傅秋心中一动，向着这条狗一揖，也学着阿梅的样子问它：“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那条狗冲傅秋翻了翻白眼，忽然伸出爪子沾了些面汤汁，在桌子上写字：你背上她，跟着我，送她回家。

我背着她？傅秋指了指自己鼻子，刚想摇头不干，那条狗仿佛猜测到他的心意，又在桌子上写道：难道你想要我这么小的一条狗背她回家？

也是，总不至于要这么条狗背着她回家吧，况且它也背不起啊。傅秋无奈之下，只好背起阿梅，像做贼一样溜出了小酒馆。

当然，他没忘了在桌子上留下酒钱。



想不到阿梅住在这么深的山里。

一路上傅秋抱怨不迭，那条狗却不再理他，只顾自己在前面慢悠悠行走，偶尔追追蝴蝶，咬咬草根，倒是悠哉游哉。

等到傅秋把阿梅背回白云观，他已经累得半死。那条狗领着一个少年走过来接去他背上的阿梅。

“你姐姐喝醉了。”傅秋估摸着少年应该是阿梅的弟弟。

“不，她是我女儿。”少年微笑着告诉傅秋。

“女儿？”傅秋不相信地愣住。

“是的，阿梅是我女儿。”少年再次肯定地告诉傅秋，同时说道，“老狐已经对我讲了一切经过，是我女儿顽皮，让您辛苦了。”

“老狐是那条狗的名字吗？”傅秋疑惑地询问。

“哈哈，它不是一条狗，它是一只狐狸。”少年大笑，“不过，它很喜欢扮作一条狗。”

一切仿佛像做梦一般不真实，傅秋摇晃着脑袋，觉得自己可能也醉了。

“此刻天色已晚，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少年热情地邀请傅秋。

第二天，傅秋睡到中午才起床，他推开屋门，看见阿梅正在檐下洗头，脸上犹自带着宿醉的嫣红。迎面桃树下，自称阿梅父亲的少年则在和那条狗，不，是那只狐狸下棋。

这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傅秋暗想。这时刘越也看见了傅秋，他站起来：“你醒

了？我们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饭菜十分简单，主食是米粥，佐食的菜是一碟腌制的竹笋，一碟翠绿的白菜，一碟萝卜干，还有一碟野菜。

饭菜虽然简单，味道却清淡可口，傅秋一连吃了三大碗方才停歇。

“你是外乡人吧？到这儿来办事还是旅游？”饭桌上，刘越问傅秋。

“都不是，出门散心。”傅秋回答。

“散心？嗯，散心好。”刘越老成地点点头，露出一副理解的样子，“那就多住几天，山中景物不错。”

傅秋是有留下来多住几天的心意，这身边的一切让他好奇，不过口头上他依旧客气地推辞：“怎么好打扰你们，我等会儿就下山去。”

“不碍事，只是多一双筷子而已。”刘越再度挽留。

傅秋还欲客气一番，这时一旁的阿梅忽然开口：“大男人别扭扭捏捏的。老狐告诉我其实你心里面早就想留下来，对吧？”

听阿梅这么一说，傅秋顿时面红耳赤，他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掩饰地低头喝粥，并偷偷用眼角瞟那只能看穿自己心思的狐狸，却见它转过了头去，正在若无其事地望着别处。



“这黄龙禅寺，为什么叫做黄龙禅寺？因为，这寺庙下面，压着一条大蜥蜴。”阿梅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走着，时不时回过头来向傅秋解说明，只是她这业余导游做得不怎么地道，有点随口胡说的味道，就连跟在她身后依旧扮成一条狗的老狐，也听得不满地摇头。

“压着一条大蜥蜴？”傅秋疑惑。

“施主别听她乱讲。”旁边支路上转出一位挑水的年轻和尚，他经过傅秋身边，向傅秋解释，“黄龙禅寺下面压着的是一条作恶多端的恶龙，才不是什么大蜥蜴。”

被人揭穿了谎言，阿梅也不脸红，她笑眯眯地盯着年轻和尚：“三宝，你们寺不是接了自来水吗？怎么又来挑水啊？”

“师傅说为了磨炼我的心性，还是要我天天挑水。”年轻和尚憨厚地回答。

“那他怎么不来挑水？”阿梅再问。

“他坐在寺门前给游客算命呢。”

走近黄龙禅寺，傅秋看见寺门前果然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

老和尚远远望见傅秋，就向他摇晃手里的签筒高喊：“抽签了抽签了，高僧为你指点迷津，官运、财运、桃花运都可以算。”

傅秋正在落拓之中，料想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官运、财运，至于桃花运，他刚经历了一劫，还是不惹的好。所以没有停留，径直跟着阿悔走过老和尚身边。

傅秋和阿悔进了寺，他们身后的老狐却被老和尚拦了下来，老和尚举起手，拦在老狐面前：“妖孽，佛门圣地岂是你能乱进的？”

老狐也不慌张，低头不知道从身上何处叼出一张十元人民币。老狐把钱递给老和尚，老和尚快速伸手接过，便换上了一副笑脸。

“阿弥陀佛，我佛广度众生，众生平等，施主请进。”

蚯蚓大师从儿童开始就是和尚，现在终于熬成了方丈。

因为做和尚寂寞，蚯蚓大师的爱好十分广泛，他钻研过女红，曾经专门给寺内的观音像做过一套婚纱裙子；研究过养猪，但因为不能吃它们，养肥了就放了，结果造成后山野猪泛滥；他还当过作家、诗人以及歌唱家。

近几年来，蚯蚓大师的爱好转移到一本书上，这本书的名字叫《周易》，孔子曰五十而读易，蚯蚓大师已经七十多岁了，正是读易的年龄。

今天早晨，蚯蚓大师用易卜了一卦，测出将会有一男一女来到黄龙禅寺。其中女子将会掉入镇龙洞，而男人会跳下去救她，结果……

结果蚯蚓大师就不清楚了，他的易还读得不精。

傅秋亲眼看着阿悔在自己面前消失，这个顽皮的女孩不知道动了佛像前的什么东西，地上突然裂开了一个黑洞把她给吞噬了。傅秋连忙伸手去拉，却拉了一个空，不及细想，他也跟着跳下洞。

洞口迅速在头顶合闭，身陷漆黑一片的傅秋不敢高声呼喊，他张着手在身前后乱摸，摸到一个柔软的身躯。

“是阿悔吗？”傅秋问。

“嗯。”阿悔低声回答他，反手握住了他的手。

两人互相依靠着在黑暗中坐下，等待上面的人来救援。

然而他们大概是等不到了，后进寺的老狐找不到傅秋和阿悔，它以为这两个家伙趁机甩下自己偷偷溜走了，在大殿上气恼地乱蹦乱跳几下后，悻悻地转身回家。

一路上，它还在心疼那十元钱呢。

至于蚯蚓大师，他看到老狐进去后又独自出来，就猜测到先进去的那对男女肯定掉下去了。不过，他是不会做声的，因为卦象告诉他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况且后面的经历对这对男女或许还有好处。

掉下洞对傅秋和阿悔会有什么好处呢？

远的看不到，近的傅秋倒是感觉到了一点，一个漂亮的女孩和自己共处一室，鼻

端嗅着她发泽的清香，手更被她温软地握着……

傅秋不禁心荡神怡，忍不住就想把阿梅拥入怀中。

当然，只是想想而已。



两人坐在洞中等了许久，依然不见人来救自己，便又一起放声大喊救命，可是喊得口干舌燥，那上面的洞口还是紧紧闭着。

“怎么办？”阿梅终究是个女孩，心中不免慌张起来。

“我们找找看，这里或许有别的出口。”傅秋安慰阿梅，其实他心里也没底。

洞中太黑，傅秋牵着阿梅沿着石壁摸索，渐渐进到深处。拐过几个弯后，前方隐隐传出光亮。

“有光就有出路。”傅秋欣喜地说道。

但是走到近前，傅秋却失望地发现那些光是由石壁上生长的一种苔藓发出的荧光。就着这微弱的荧光，傅秋打量周遭，判断此刻自己和阿梅是在一个山洞内，这山洞显然是被人工修缮过，地面平坦，还有一条甬道直通向下面。

是继续往下走寻找出路？还是转回去等待救援？

傅秋陷入两难的抉择，他回过头准备询问阿梅的意见，却见阿梅双眼正射出奇异的亮光，痴痴瞪着前方。

“阿梅，你怎么了？”傅秋惊骇地摇晃阿梅肩膀。

“你说，这山洞里面会不会有前人收藏的宝藏？”

一颗豆大的汗珠从傅秋额角滑落，原来是财迷心窍了。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轻敲一下阿梅脑袋，把她敲醒过来。

“能出去再考虑这个问题吧。”

石门上的三个大字十分醒目：镇龙洞。

门后会有什么？一条喷火的恶龙？还是满地白骨？还是无数金银财宝？傅秋和阿梅站在门前，犹豫着该不该把它推开。

“不管了，我受不了了。”

犹豫良久，阿梅忽然大声喊叫，傅秋吓了一跳。

“不看看这后面有没有财宝？我一辈子都会睡不着觉。”阿梅伸手用力把石门推开。

门后又是一方阔大的山洞，在山洞中间，傅秋和阿梅赫然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在打滚，这大物像一辆重型卡车，却不是龙，而是一只蜥蜴。

原来黄龙禅寺下面压的真是一只蜥蜴。

傅秋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只硕大无比的蜥蜴，连身后石门悄悄关上了也没有觉察。他身边，阿悔也在喃喃自语：“没有财宝，没有财宝。”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地盘。”那只蜥蜴滚了数圈后，对着傅秋和阿悔口吐人言。

“你会说话？”傅秋再次愣住。

“当然，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蜥蜴不会说话岂不是太笨了？”大蜥蜴摇头晃脑。

“你就是传说中被压在黄龙禅寺下面的那条龙吗？”此时阿悔也从她破灭的发财梦里回过神，她好奇地询问。

“No。”大蜥蜴居然说了句洋文，“我不是龙，我是蜥蜴，过去的人不认识我，才把我叫做龙。”

你是龙也好，是蜥蜴也好，才不与我们相干呢。况且传说中压在黄龙禅寺下的是——一条恶龙，这只蜥蜴看来也不是什么好蜥蜴。赶紧想办法出去才是要紧，傅秋暗想。

傅秋拉住阿悔的手，不再跟这只蜥蜴啰嗦，转身回头。

“你们出不去了，门已经自动关上，这门只能从外面推开。”大蜥蜴看着傅秋用力拉石门，幸灾乐祸地告诉他。

沮丧的傅秋和阿悔靠着石门坐下，大蜥蜴在他们面前扭来扭去。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吧。”大蜥蜴不待二人点头，自顾自地讲叙起来，“其实我是一只心地善良的蜥蜴，在很久很久以前和一个和尚是好朋友。后来我们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而女孩要更喜欢我一点。”

“那是把你当做了宠物。”阿悔低声嘀咕。

“狡猾的和尚为此心生歹意，把我骗到这里来关住，还在外面到处造谣说我只是一条恶龙。”大蜥蜴不理阿悔的嘀咕。

“我是又冤又痛苦，这样度过了几千年。”

“真是可怜！后来呢？”女孩子就是心软，阿悔为大蜥蜴感慨。

“后来我在洞中沉闷枯燥地度日，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我私下想道：‘谁要是在这一百年来看望我，我会报答他，用我的能力使他终身荣华富贵。’可是一百年过去了，没有人来；第二个世纪，我说道：‘谁要是在这个世纪来陪伴我，我会用我的能力，替他开发地下的宝藏。’可仍然没有人来；第三个世纪，我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来看看我，我会报答他，满足他的三个愿望。’如此，整整过了四百年，还是始终没有人来。这时候我非常生气，发誓道：‘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来，我就杀死他，不过我可以让他选择死法。’而你们却正是在这个时候来了，因此我要杀死你们，但我会让你们自己选择死的方式。”

“什么？”阿悔一下跳了起来，“别人来看望你，你还要杀死他，真是一个大坏蛋。”

“说什么也没用，我已经发了誓言。”大蜥蜴摇晃着脑袋。

“好吧，你让我们怎么选择呢？”傅秋拉住生气的阿梅，平静地问大蜥蜴。大蜥蜴的话他听着熟悉，这不是自己小时候读的《渔夫和魔鬼》那本书中魔鬼说的话吗？隐隐约约有一些疑点在他脑海里闪烁，他必须安静地思索。

“因为你们是两个人，所以，你们可以活一个下来，你们可以选择谁被我吃掉。”大蜥蜴回答傅秋。

选择谁被吃掉呢？按照人性来说，当然都希望是别人，自己好活下来。

如果是和一个陌不相识的人在一起，傅秋肯定会选择这个人被吃掉。但看着也同样看着自己的阿梅，傅秋却无法这么选择。

是被她的美色所诱惑吗？应该不是，人都死了，美色自然也是虚无。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孩子？或者，因为……

一种柔软的情愫忽然在傅秋胸臆里漫开，他眼前浮现出阿梅在小酒馆里举着一个酒杯问自己，说“你请我喝一杯好不好？”时的情景。

“阿梅，你一定要找到路出去，一定！知道吗？”傅秋温柔地握了握阿梅的手，转过头来面对大蜥蜴，“你吃了我吧。”

“不，请吃了我吧。”阿梅眼中蕴着泪珠，拦在傅秋面前。

“阿梅，你还年轻，还有美好的青春。”傅秋轻轻拨开阿梅。阿梅却一转身趴在了他的怀里，哭着低声说道：“其实我不是人，是用一张纸剪出来的，所以，让它吃我好了。”

说着，阿梅的脸色忽然羞红，她悄悄在傅秋耳边低语：“如果你想念我，舍不得我，就去找白云观的张道士再剪一个阿梅出来。”

“傻瓜。”傅秋心中感动，他摇着头，“阿梅就只有一个，再剪一个出来，便不是我想念的、舍不得的阿梅了。”

狠心推开怀中的人儿，傅秋走到大蜥蜴跟前。

“好感人啊！”大蜥蜴眼里居然流下了眼泪，但它还是朝着傅秋张开了血盆大嘴。

“慢。”傅秋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他喝止大蜥蜴。

“怎么？害怕了，要改变主意？”大蜥蜴合上嘴，嘲讽地问傅秋。

“我已经决定了给你吃，就不会改变主意，希望你信守诺言。”傅秋盯着大蜥蜴，“我只是好奇，你也好几千年没出去了，怎么知道外国的童话，还会说洋文呢？”

“啊哈。”大蜥蜴打了个哈哈，后退一步，“被你看出来了。”

“其实这么个小山洞怎么能够困住我，我早就发现一条路可以自由进出。”大蜥蜴得意地说道，“只是前些年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往那条路口整天扔药草，熏得我不敢出去。幸好后来又有个好心人，帮我每天把这些药草捞出来，我才又能自由进

出了。”

犹自垂泪的阿悔听到大蜥蜴的话，立刻意识到它说的路口是白云泉。

“捞药草的人是我爸。”她告诉大蜥蜴。

“是你爸？”大蜥蜴不相信地瞪着阿悔。

“你说的路口是白云泉吧？”阿悔没有直接回答大蜥蜴，而是反问它。

“是的。”大蜥蜴点头。

“那就是了，我爸每天夜里都去把张道人扔的药草捞出来。现在都堆成了一个小丘，不信你自己去看。”

大蜥蜴闻言再无怀疑，它停止了摇头晃脑，很认真地说道：“原来是恩公的女儿，刚才多有得罪。”

“你现在还要吃我们吗？”阿悔小心翼翼地询问。

“不吃，不吃。”大蜥蜴笑了，“其实我并不吃人，刚才只是吓唬你们，我前不久刚读了那个故事，一直想找个人吓吓玩。”

嘿，这都是什么怪物？整天想着吓人玩。

傅秋好气又好笑地转身，一回头，却看见阿悔正站在身后，伸手挽住了自己胳膊。

这笨丫头挽得紧紧的，好像是怕自己再被大蜥蜴吃了似的。



6

张道人今天采药回来又有了新构思，他坐在道观门口，细心地剪一个女子，两只蝴蝶绕着他手中快剪好的纸人儿翩翩飞舞，看得出来，张道人剪的是一个温柔古典的长发女孩。

就在张道人剪到最后一剪时，观前的白云泉里“泼喇”一声巨响，从水中突然跃出一头巨兽。张道人坐的地方离白云泉不远，顿时吓得一哆嗦，这一剪又变了精气神，和他构思中的不一样了。

张道人气恼地把手中剪好的纸人儿一扔，拂袖回观。

坐在远处桃树旁下棋的刘越和老狐，也被这声巨响惊起，他们诧异地望着这头巨兽，发现原来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蜥蜴。不过令他们诧异的却不是这只罕见的蜥蜴，而是坐在蜥蜴背上的两个人。

看着亲热地坐在一起的傅秋和阿悔，刘越叹息地摇着头：“女大不中留啊，果然。”

不再理会蜥蜴背上的两个家伙，刘越招呼老狐：“别看了，下棋，我们下棋。”

本文原刊登于《飞·奇幻世界》2006年7期

